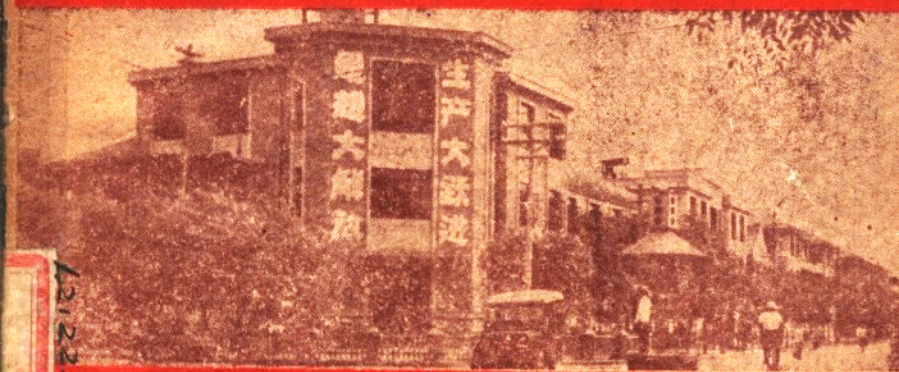


4-8077

湖南建設新面貌小丛书

今日湘潭

石 年 編 寫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21222-465

编号：(湘)2149

湖南建设新面貌小丛书

今日湘潭

编写者：石 年

出版者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(湖南省书刊) 出版业业字时证出字第一号)

长沙·中街村路

印刷者：湖南省新华印刷厂

长沙·复兴路口

发行者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1960年4月第 一

印张：1 插页：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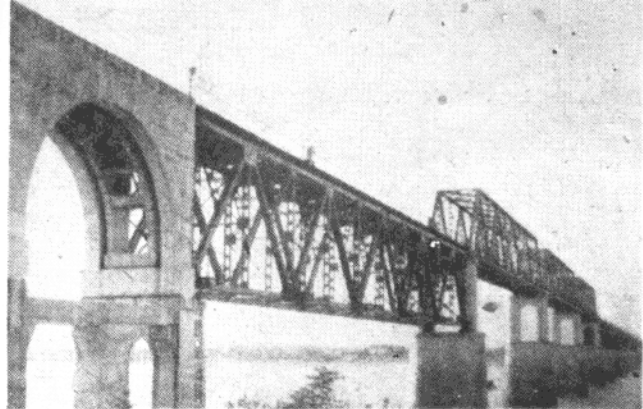
1960年4月第1次印

字数：14,000

印 数：I——3,10

统一书号：T12108 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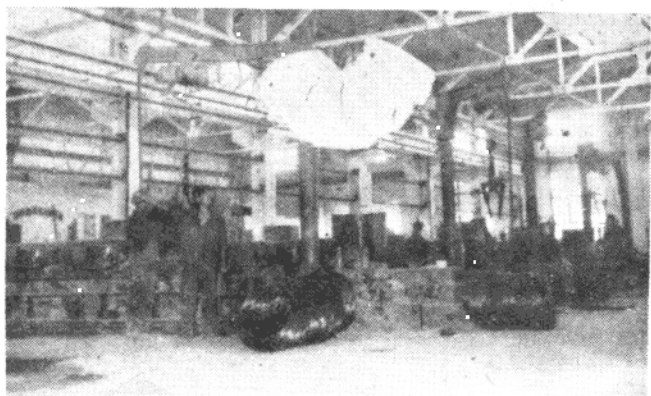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(5)一角



湘潭鉄桥



湘鋼鋼繩車間



湘潭棉紡厂的工程技
术人員正在設計新花布



今日湘潭

——一个海防战士的回乡日记

(一)

离开家乡整整十年了。今天，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——湘潭，心里十分兴奋和激动。十年来，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！

记得我初参军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座破破烂烂的旧城镇，听不到机器响，也听不到马达鸣，“三娘教子”用的土纺织机倒有几台，可是今天却完全变了样。当火车刚刚进入板塘铺地区的时候，一片一片的红色建筑物，便不时地透过车窗映入我的眼里，熟悉这地区的同车旅客，指指点点，说个不停，“这是1953年新建的湘潭耐火材料厂啦！”“这是湘潭玻璃厂啦！”“这是规模巨大的湘潭纺织印染厂啦！”……把头贴近车窗门口，向东北瞭望，还隐约可以看见竹铺港的山坡上，矗立着的三三两两的烟囱在冒烟。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旅客告诉我，这是湖南机制砖瓦厂，再过去，到滴水埠、易家

湾，还有大规模的湖南农药厂、湘潭平瓦厂、湘潭造纸厂哩！这些地方，过去我都是很熟悉的，哪里看到过一点点工厂的影子呢？现在再去，恐怕全都会不认识了。

火车在迅速地飞跑着，列车员忽然高声喊着：“旅客同志们！请把窗户关好，头缩进来，火车要过湘江铁桥啦！”我刚刚关好窗户，缩进头来，就传来了火车越过铁桥发出的沉重的震响，桥梁在我眼前象闪电一般地掠过，长达一里多的湘江大铁桥，眨眼就越过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跨过家乡的这座雄伟的大铁桥。

我小的时候，就曾看到过几个光秃秃的桥墩，孤零零地立在波涛汹涌的湘江里，到1949年解放，前前后后共有10多年，国民党反动派都没有把铁桥修好，解放以后，1954年姑妈写信告诉我：“这年三月，党和政府就把这座桥修好了”。我当时想，建设得真快啊！

过了湘江铁桥，火车的速度放慢了，不久就到达湘潭车站。这时已经是上灯的时候了。我随着旅客们一道下了车，走上了通往市区的干道。走着走着，越走越不象我所能记忆起的那个样子。那时

候，是一條狹窄的石子路，晴天塵土三寸厚，雨天污泥齊腳背。而今天我走的卻是寬敞的柏油路，兩旁足有五米寬的人行道，中間有花台，把道路分成兩條，汽車來來往往，走個不停。忽然，一座四層的樓房，出現在我的眼前。我真楞住了，是不是走錯了路呢？問民警同志，他說：“到工人新村去雖然走了點彎路，可以從貴陽馬路斜插過去，不必到交際處來；但走這邊也沒大錯。”這真把我弄得模模糊糊了。十年時間如何變得這快呵！要是再隔幾年回來，恐怕會要找人帶路咧！

(二)

工人新村是解放後新建的一個工人聚居區，共住了200多戶人家，絕大多數是搬運工人，也有幹部家屬，我姑媽一家人也住在这里。自從我的父母去世以後，姑媽家就成了我的家。

我姑父是一個搬運工人，在舊社會里，生活的熬煎和繁重的體力勞動，使他患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，沒錢就醫，最後終於癱瘓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讓16歲的大崽大鵬接替他的工作，到碼頭上挑簍，混碗飯吃。解放以後，姑父被工會送進醫院治療，

恢复了健康；大鵬也学会了开汽车，成了汽车运输工人，是一个安全行车能手，还是一个好党员；二表弟俊林进了湘潭电机厂，大表妹雪梅进了湘潭纺织印染厂，细表妹小翠在湘潭市一中读书，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，大表嫂简华，也在1958年大跃进中参加了商业工作，当了营业员。他们一家，真是彻底翻身啦！

姑父一清早就出门了，走的时候，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，我很诧异地问姑妈，姑妈说他是修建湘潭公路大桥的积极分子，今天又是修桥去。哈！共产党来了，残废变成健康人，而且老当益壮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真不是旧社会所能想到的事。

上午，姑妈不让我离开她，絮絮不休地谈着解放后的生活，谈着家庭的变化，乐滋滋的；可是一谈到我的爹妈，她就泪花闪闪，我不禁也跟着哭起来了。想起我爹妈，我真恨透了国民党反动派。我的父亲很小就在码头上挑藤，以后娶了我妈，又生了我，负担一天比一天重，成天劳累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1944年，封建把头樊凤仪等“四大金刚”，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，将本市300多个码头工人卖给长沙去当苦役，不但不给一文钱，还经常

两三天不给饭吃，大部分工人被饿死打死了，我父亲就在那次丧了命，我母亲急得投了河。留下我这个孤儿，十多岁就在码头上捡煤碴、担脚，直到解放后参加部队。要是我爹妈能活到现在，该多好啊！

下午，姑妈还是要我在家休息休息，说是等小翠礼拜天领着我到俊林、雪梅他们那里去玩玩，我哪里呆得住哩！让姑妈一转身，便悄悄地溜出来了。哟！刚一出门，迎面便看见一池碧清的湖水，湖边小道上，栽满了垂杨，还衬托着一道尺来宽、约莫两尺高的绿篱，湖边的大片红色建筑——剧院、电影院、书店、体育场……倒映在湖水里，特别好看。原来这里就是过去有名的臭水沟——雨湖；昨晚刚来的时候，天黑了，没弄清方位，现在看到这种情况，真使我有说不尽的感慨。

在雨湖边上踟着踟着，不觉到了东侧的南步街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这里竟成为全市的清洁模范街了。以前，这里哪一处不是垃圾成堆、臭气熏天呢？记得有这么一首歌谣：“南步街，‘难步街’，垃圾满堆臭满街，晴天飞尘齐脚背，雨天穿靴过不来，臭虫老鼠满街跑，苍蝇蚊虫扎老寨……。”

如今它成了最清洁的地区，又是多么大的变化啊！

我漫步走着，又想起了过去挑担的黄龙码头，走去一看，噫！码头也完全变了样，石级修得整整齐齐，过去的煤碴、垃圾，一点踪迹也没有了，客运、货运两分开，宽敞的码头上，运输车辆往来不绝，码头的前沿，摆着庞大的土吊车、起谷机、溜煤槽，搬运也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啦！

在人群中，我一眼瞅见了何家大伯和張满叔，赶忙走过去叫了一声。何家大伯一个箭步窜出来，紧握着我的手，足足五分钟才松开，他看了半天才认准咧！也难怪，我也认不准他们了。十多年前，我们干搬运的都是愁眉苦脸，刮瘦的一身，可是今天没有一个搬运工不是胖敦敦的，浑身是劲，满脸是笑。

(三)

表弟俊林今早抽空过了河，邀我到下坂司去看看。吃过早饭，我们就动了身，姑妈也一道去了。从工人新村出发，搭上公共汽车，只花十来分钟便到达十八总轮渡码头。如今过河有了轮渡，四平八稳的，不象以前坐小划子过河，载三四个人就动荡

不安，这多好啊！站在轮渡上，大家都攀着栏杆，向着下游凝望，一座横跨湘江的公路大桥，正在湘江大桥上游两里远近的地方，紧张施工。据说这座大桥长达598米，宽21米，可以并行六辆汽车，1960年下半年就可以建成。表弟说：“下次你回家再到下摄司去，便可坐上汽车通过大桥直达了，那不知方便多少哩！”

我们在轮渡上逗留了5分钟，便抵达河东。上岸的人群，很快排成一行纵队，购买通往下摄司的汽车票。旅客们让姑妈首先上车，并坐了一个好位子，老人家笑咪咪的，如今的世道与旧社会比起来，确确实实大不同了。

汽车向前飞奔着。这条路原先是一条不上两丈宽的泥路，没有什么车辆行驶，现在加宽了一倍多，而且铺上了柏油。一刻钟以后，我们便在湘潭电机厂的门前下车了。到了这里，真是丈八和尚，摸不着头脑，眼前只见一大片红色的厂房，不停地迸发出各种机器的响声，多么令人激动啊！

电机厂我小时候来过，那个时候叫“中央电工厂”，是伪资源委员会开办的。据说从1937年起就开始了建厂，到1948年却还是一个不到500人的小

工厂，每月只能生产91台小型电动机，10台变压器和36件开关板；那时候，工人的生活很苦，我有个熟人叫彭寿生的，因为害病，资本家便把他撵走啦！工人的生活一点也没有保障，还要经常受到人格上的侮辱，进出工厂都要经过门警搜身，现在可完全不同啦，工人们进进出出，都是昂首阔步，象踏进了自己的家门一样。

仅仅是十个年头，湘潭电机厂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扩建，工人增到一万多，技术水平的提高，更是惊人，许多过去不会制造的机器，现在都能制造了。电机产品由一般的交流电动机，发展到特种牵引直流电动机、自动控制中功率扩大机和中周波发电机……，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，还制成了我国第一台138吨交流干线电机车，攀登了世界科学技术的顶峰。这种电机车实在好极了，效率高，运输上不要煤和水，可以在缺乏水的沙漠上行駛，它的机械部分，是采用橡皮件和锰钢件制成的，缓冲性能最好，不大颠簸，在工作中，也不要加油。这台电机车的诞生，标志着我国电机制造工业，向高、大、精、尖方面跨越了一大步。

电机厂真不愧为我国大型的综合电机制造工

厂,从这里制造的产品,暢銷国内各地,还出口到朝鲜、越南、蒙古,支援兄弟国家工业建設。不但品种多,而且質量优异,听表弟說,这个厂生产的电动机、开关板、主令控制器等,都先后几次参加来比錫、大馬士革等国际博覽会,有很高的国际声誉。

看到这一切成就,真使我太感动了,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智慧真不簡單啊!

参观电机厂出来,姑媽有些疲勞了,我們便一起坐在电机厂前面公园中的石凳子上休息,远远望見湘潭发电厂的烟囱,临江聳立,插入云霄,不时冒着縷縷濃烟,真象一个魁梧的巨人,在指揮着湘中一大片企业的生产。表弟告訴我,这个厂在解放后也有很大的发展,以前它只有一台一千瓩的发电設備,每天平均供电不足4小时,停电事故是家常便飯。現在它却成了湘中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樞紐之一,供应着湘中地区湘潭、株洲、长沙三市70多个大中型国营厂矿和市内的地方工业、基建工地的生产用电,以及全市的照明用电,发电量和发电設備增长了好几十倍,而且输电安全,成本不断降低,首創了火力发电燃燒无烟煤的先例,工人刘明章还試用白煤掺鋸木灰、老糠代替燃料成

功，使每度电的煤耗，降低到了半公斤。

电机厂的前面，还有一座现代化的电线厂，是1952年配合电力、电器工业的发展而新建的。它是一座連續綜合性的电线厂，有巨大的压延車間、裸线車間、电磁线車間和橡皮线車間，現在还在进行大規模的扩建。1959年它生产出的各种不同的电线，总产值达五千多万元。

太阳偏西了，姑媽催促我們回家，但怎能放弃湘鋼呢？表弟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把我們安置在一个熟人家里住下，貼近湘鋼，他自己进晚班去了，相約在明天上午八时到湘鋼工地去参观。

下摄司的夜，美丽极了，絢丽的灯光，高高低低，象撒滿繁星的海洋，湘江如一条晶瑩的玉带，紧紧偎依在工业区的身旁，电灯、弧光互相交織，黑夜里的工地比白昼还要明亮。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，工人們正在用新的劳动成果，送走大跃进的1959年，迎接更大跃进的1960年。

(四)

大概是午夜时分，湘鋼工地上就沸騰起来了，四处人声吆喝，广播筒里不断地播送着嘹亮的歌

声，隔几分鐘，又是一道战斗命令，汽車奔馳着，馬达齐鳴，好象是千軍万馬奏着进行曲，战斗在湘鋼工地上的三万多工人，他們在苦干、巧干，夺取1960年“開門紅”！

俊林准八点到达工地；我們順着寬闊的厂區路，随着人流，向緊張施工的地区前进。这个工地好大啊！一眼望不到边，建筑物一株連一株，雄偉壮丽；縱橫交錯的公路、铁路，将方圓十多里的工地分割成无数的小块；滿載着建築材料的运输車輛，不停地奔馳在各个工地上；高大的吊車，揮动着巨人般的鉄臂，拴着几十吨的金屬构件，象老鹰啄小鷄似的，在空中飞舞；推土机和挖土机在晃动，一个一个的小山坵很快就消失了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一簇人群擋住了我們前进的道路，这是大家在搶看看机械化站姜德和小组的高速切削技术表演。我們走近去的时候，他們正在表演切削重点工程焦爐需要的清扫管，六台車床、四台端面、5台車机，都参加了表演賽。开始，車端面的供应不止車机的，因为轉速快，中心架磨坏了，費尽力气，一小时还只車得18根；后来車机的刘采芹，主动帮助車端面的，在中心架上焊合金刀头，

同样的時間內却車了52根；最后大家采用苏联科列索夫的車刀高速切削法，竟在40秒鐘內車了一根，超过国家定額6倍。俊林看得入了神，总不肯离开，并說：“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咧！”

今天的湘鋼工地，真是热气騰騰。工人兄弟們那种忘我的劳动热情，叫人永远也不能忘記。上午十时左右，“開門紅”的捷报不断地傳來，冷水架綁鋼筋2.5吨，4小时的工作量10分鐘完成；水泥庫鋪輕軌100米，十一分鐘結束，提高工效20多倍；鉗金車間架屋安裝，計劃4小时，却在90分鐘以內完成了。第三工程处的一个工会主席告訴我，自从湘鋼在1958年3月破土动工兴建以来，战斗在工地上的三万多职工，一直是以这种忘我的热情在劳动着，他們說：“困难象彈簧，看你强不强，你强它就弱，你弱它就强。”这是多么頑强、多么豪迈的英雄气概啊！

工会主席說：“正是由于工人們在党的领导下，鼓足了冲天干劲，不向困难低头，湘鋼从开工到現在，不滿两年，就已建成了規模龐大的金屬制品厂，高度机械化、自动化的綫材軋鋼厂，雄偉高大的焦化系統，年产30万吨焦煤的三号焦爐，巨型

的百米烟囱，以及12万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福利设施等等。与原来的设计比较起来，建设速度几乎加快了一倍，投资没有增加，规模却翻了一番，第一期工程全部建成后，年产钢将由原来设计的60万吨增加到120万吨到150万吨，并且在今年内就将部分建成，可以出铁、出焦、出钢”。这是多么动人心弦的事迹啊！

工会主席还告诉我：在湘钢的建设中，还盛开着中、苏、德三国人民友谊的花朵。拿最近建成的高度机械化、自动化的线材轧钢厂来说，便是三国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。这个厂是现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厂子，是由苏联的专家设计的，全套设备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制造的，建设过程中，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派来了专家工作组，亲临现场指导，热试轧那天，差不多全体专家都日夜守在轧机旁，当胜利的捷报传出去以后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又送来了热情的祝贺：

湘潭钢铁公司：

我们很高兴地在你们的来电中获知，
由我们供给你们的线材轧钢机于12月29
日热试轧成功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谨向

你們致以兄弟般战斗的祝賀，祝你公司
全体职工在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成就。

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台尔曼机械制造

厂党、政、工 1959.12.31。

这又是多么崇高的国际友谊呵！

(五)

今天原打算到潭湘锰矿去看陈碧凡同志的，老陈原来和我在一个部队服役，1956年才转业回来。但是清早一爬起来，就接到雪梅从湘潭纺织印染厂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今天白天她不当班，要我到她那里去玩，她可以抽出时间陪陪我。因此，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到湘潭纺织印染厂去了一趟。

这个工厂座落在五里堆镇，是一个纺织、印染联合企业。1952年以前，这里还是一块人烟稀少的荒山廢墟，杂草丛生，狐兔出没，满山遍野都是廢石膏洞。1952年党和政府投资，在这块土地上建厂，第二年便建成了一座拥有5万多枚纱锭、1千多台自动布机的巨型的现代化的纺织厂。1957年，上海一家印染厂内迁，在大跃进中又与纺织厂合并，接着又进行扩建，现在扩建工程也已陆续建成投